

懷念軍電中隊的日子

林夢雄口述，蔣彤雲整理記錄。



民國五十五年九月入伍空軍通信電子學校士官班時。
林夢雄教官攝於民國五

民國三十八年八月，父母親帶著我、弟弟夢霞匆忙離開廈門來到臺灣，幸虧提前離開，兩個月後的十月廈門淪陷，廈門淪陷以後，老家親人想走也走不了了。

我從小在新竹讀書成長，小學就讀北門國小，成績很好，初中就讀新竹一中，家裡兄弟姊妹八人，生活和學費是一筆沉重的壓力，爲了減輕爸媽負擔，初中畢業，我報考空軍通信電子學校士官班。民國五十一年九月一日入伍，早上六點從新竹坐火車直到晚上六點半才抵達東港大鵬灣空軍幼校，前後坐了十三個鐘點，以現在的情況，都能從臺灣搭機到美國了，

當時交通不便由此可見。還記得出了火車站，幼校鼓號樂隊在車站演奏慷慨激昂的軍樂迎接我們，不過聽說軍校管教嚴格，面對不可知的軍校生活，心中是充滿忐忑的。

早年軍人待遇菲薄，軍校招生不易，軍校種種嚴酷的磨練超乎想像，體罰、惡整沒有磨掉我從軍報國的心志。畢業後，分發新竹基地軍雷分隊，我學的火力射擊控制雷達APC-30（註一）是F-86戰機射控雷達裝備，後來又多加了F-86的A-4（註二）對地的地形掃描，我雖是內勤修護士，但是常得支援外勤，進行飛機射擊



林夢雄教官（左二）與同學穿著制服合影。

控制修護工作，所以很忙碌。

修護士是基地裡最基層的藍領，許多修護士大都因為家窮報考士官班，爲了彌補學歷不足，我們結伴參加隨營補習教育，白天工作，利用晚間到新竹市載熙國小前身的空軍子弟小學上課。部隊很重視官兵的進修，隨營補習班的教官都是大陸來臺的知名大學畢業生，一個星期有五天，我每天下班後，便趕往空軍子弟小學上課，教官們鼓勵我們取得高中學歷後，更上一層樓報考軍官班，後來我真的考上軍官班，在軍官班讀的是通信電子科。

軍官班結業後回到二聯隊通修分隊，當時的電子裝備比起現在簡陋多了，維修也困難得多，很多工作臺士官無法克服的問題，軍官必須下場協助解決，我負責包括ARC-66（超高频率指揮無線電）在內多種空對空和空對地通信裝備的維修。這些通信裝備非常重要，必須完全妥善，否則飛行員在空中和地面無法通訊，將如同耳聾，是很危險的。通信對飛行員來說很重要，以前任務多，天氣再差也得起飛，如遇到天氣不好，這時無線電若發生故障，以當時飛機老舊狀況，飛機要安全返航落地實屬不易。通修分隊裝備多，一個是導航系



軍校情誼甚篤，即使退伍多年，當初士官班的同學們仍時常聚會敘舊（坐者右二為林夢雄教官）。

統和敵我識別器，一個是空用通信電子，舉導航為例，最早是ADE（自動定向儀）後來到TACAN（註11），我退休前負責TACAN維修。最早的通信裝備是真空管材質，故障就一塊一塊修理內部零件，爲了替國家節省公帑，我們從不放棄任何細微零件，再怎麼通宵熬夜都要找出故障原因，修妥後重新安裝回機上。APG-30（空用火力射擊雷達）射控雷達是真空管，故障率高，爲了趕在第二天清晨交機，讓飛行員駕駛機起飛，我們常常沒日沒夜趕工。軍電維修人員經常全部出動，配合場修中隊埋頭幹活兒，只見棚廠內燈火通明、滿滿人潮，各種工具乒乓作響很熱鬧。我們經常工

作到第二天清晨，略事休息後又接著上工，一天工時超過十餘小時是家常便飯。軍人加再多、再晚的班都沒有加班費，只有夜點費，每人五塊錢。雖然薪少事多，爲了國家，我們從不以爲苦。

後來通訊設備改爲晶體之後，故障就沒法修了，遇有故障就得一塊一塊的撤換掉；再後來通訊設備改爲積體，體積更小。早年維修全靠經驗判斷，電阻、電容、電桿、晶體、積體，想要即刻明確的找出故障原因，得靠平時下的功夫，不像現在檢查儀器非常先進，許多自動檢修儀器能立即顯示故障所在，快速又準確。

新竹基地接收的F-104是來自美國、歐洲等國家淘汰的老舊戰機，來臺進行延壽換裝。因爲機齡老零件舊，很多零件早已停止生產，售價貴又不易取得，所以我們從報廢的F-100飛機上將還能使用的零件全部拆除庫存，後來經過比對發現，F-100和F-104通信設備的零件有許多是雷同的。爲了節省公帑，我們通修分隊會比對電流、電壓和角位，如果相去不遠，只要不影響功能、不影響飛安，會拿早期從汰除的F-100機上拆卸下來的通信設備和零件，安裝到F-104飛機上替用。其實F-100和F-104很

多零件可以互通，老班長試了多次發現從F-100拆除下來的零件拿來放在F-104飛機上也堪用，電壓、電流裝備都一樣，只是料號不同。當時我國財力並不寬裕，我們基層修護的軍士官兵，維修過程中，深知每個零件來之不易，感念國家物力維艱，通修和軍雷分隊克勤克儉，不浪費任何一個小零件，爲國家節省了不少公帑。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當年F-104飛機老舊，飛機上的零件包括無線電等等經常故障，爲了爭取修護時效，當時軍電隊長陳建良打聽知道臺中清泉崗基地庫存許多美軍撤走之後留下的吉普車，於是向上級提出申請，並指示我將核發下來的吉普車改裝成通修巡迴車，上面備有各項修護裝備，每天往來飛機與各單位之間，隨時機動修護。我在改裝後的通信電子維修巡迴車上架設無線電，隨時與機臺保持聯絡，每當接獲機臺指令哪一架飛機無線電有問題，便立即前往修繕或更換零件。因爲有了這輛通修巡迴車，讓飛機修護更機動了。

外勤作業很辛苦，大太陽底下揮汗工作，爲了方便鑽進鑽出、爬上爬下，有時下雨天，我們經常連雨衣都不穿，因爲對戰機各零組件瞭如指掌，所以修維護工作做得很到位。



林夢雄教官對於相伴半
世紀的妻子，長年操持
家務的辛勞與付出，甚
為不捨，也充滿感謝。

民國五十八、五十九年阿里山六號任務，我受令前往臺中清泉崗基地，進行換裝F-104A。民國七十二年進行阿里山八號換裝任務時，我已軍電中隊修護主任，親自帶隊前往臺中基地。前後兩次代號阿里山任務均在清泉崗基地進行，原本與家人相聚機會就少，早年F-100時期，嘉義和新竹兩基地的飛行中隊空、技勤人員會互換，進行移地訓練，嘉義基地飛行員來新竹飛儀器，新竹基地飛行員至嘉義飛炸射，這時修大技勤人員也跟著飛行中隊前往嘉義駐防，一待就是兩個多月，與家人相聚機會更少了，幾乎無法照顧家人，一家老的老、小的小，全仰賴太太獨挑大樑。

軍眷多具有吃苦耐勞的特質，太太很能吃苦，要照顧我年邁的雙親，還要拉拔三個孩子長大。我們先後在空軍三村、實踐新村租屋居住，眷村

房子小、坪數少，孩子慢慢長大，我在三廠附近買了間公寓，那裡地勢低、房價便宜，軍人待遇不高，用貸款買下公寓，爲了償還貸款，太太不停做手工貼補家用。當時聖誕燈飾興起，太太把客廳當工廠，做了很長時間的燈泡加工還貸款，每天獨自將一捆一捆的聖誕燈飾搬上搬下，很辛苦，不過因爲多了副業收入，減輕我不少重擔，很感激她爲家無私無我的努力與付出。

部隊裡，通信編階小，出路少，民國七十八年國防部精簡人力，那一年二十年服役期滿，我以少校軍階退伍，退伍時，三個孩子都在求學中，我應徵進入一間小型電子公司當技術員，公司在曙光女中附近，離家不遠。技術員責任輕，分內工作做完就無所事事。我是個閒不住的人，利用休息時間將堆在倉庫裡準備報廢的所有電器、電子器材一一修妥。老闆嚇了一跳，奇怪這個退伍老兵怎麼啥都會，於是升我當技術組長。當時甫進公司任職不到三個月，一年後又升我爲技術科長。公司原本規模不大，生產線是爲園區幾家知名大廠加工做滑鼠版、錫爐、測試瑕疵品並爲之維修，後來業務越來越大，於是公司擴廠遷至竹北，升我爲廠長，後來更擴大西

進，老闆極力邀我去大陸掌管一個工廠，但我告知老闆自己常年在軍中，錯過很長一段陪伴雙親的歲月，如今自軍中退伍，父母的晚年不想缺席，婉謝老闆器重，於是從電子工廠辦理退休，返家照顧雙親。

最初應徵進入電子工廠，工廠的裝備都很老舊，無論錫爐或輸送帶經常故障，之前因爲沒人願意花時間修理，壞了就堆在倉庫裡。我用軍中的做事態度，將倉庫裡的報廢品一一修好再利用，輸送帶鬆了就設法拴緊，讓生產線順利運轉。退休前，特別將公司所有機械檢查一遍，確定全部機器運作順利才離開。回憶剛進公司，短短六年，從最初的技術員、組長、科長、到廠長，很感激老闆對我的器重，也因爲多了電子公司這份收入，我在南寮附近買了現在的透天厝，讓家人有了較寬敞的家。

當年受到我從軍影響，弟弟夢霞也報考軍校，夢霞從小一心嚮往飛行，成了空軍官校五十一期生，官校畢業後分發桃園基地。民國七十一年八月三十一日，一次陸、海、空三軍舉行聯訓，夢霞受令自松山機場搭乘C-119前往花蓮勘查地形。飛機起飛時，因爲側風過大，造成一場重大的飛安事件，機上多位軍中重要幹部殉

職。夢霞是我們八個手足裡最優秀的孩子，殉職時是中隊中校輔導長，父母直到很久以後方才走出喪子之痛。夢霞離開我們已是近四十年前的往事了，但提起他，家人仍有諸多不捨。

先父沒有多高的學問，但是要求我們為人處事要實實在在，他留給我們「能忍苦方為志士，肯吃虧不是癡人」的家訓，要求我們寧可吃虧，也不占人便宜，他忠厚傳家的精神深深影響我們子女和晚輩。母親今年正逢百歲高壽，以前一直跟我住，後來因為行動不便，現在跟我的妹妹住在有電梯的房子裡。照顧母親的外勞力氣有限，我每天定時前往幫忙母親洗澡和如廁，母親當年含辛茹苦照顧我們一大家子八個孩子，如今有機會反哺，我做得很歡喜。母親去年獲得新竹市模範母親榮譽，新竹市長林智堅特

金華先生 雅正
能忍苦方為志士

名漢日月在南投遠望崇山翠若浮
湖岸紅塵隱佛殿松間綠壑似仙樓
青天雲影寄雲去碧水魚群逐浪游
興盡遙增客感離忘家園卅年仇
金華先生 雅正
七十六歲 吳月雲 敬書

肯吃虧不是癡人

陳維賢

親父，肯
將志士，
事處為
人待奉
官忍苦
教「能
夢家訓
林吃虧

別到家中向母親表達敬意，林家四代同堂和樂融融。



至孝，經常戶外
夢家訓
林吃虧

早年，最大的收穫是與許多袍澤，因為長年共事，退伍後成了忘年交，陳榮芳便是其一。我們兩個人是通校同學，結婚後兩家同住，在延平路空軍實踐新村。早年眷村沒有私人廁所，用的是公廁，後來國防部補貼每家興建簡易廁所，因為經費有限，廁所是露天的，非常陽春也很克難，冬天或是下雨天，上廁所又濕又冷，陳榮芳和我便發揮軍人克勤克儉精神，買了水泥和木材，在露天廁所上面加裝石棉瓦，加蓋門和頂棚。從此孩子們上廁所既保暖衛生，也無礙觀瞻。陳榮芳非常愛家，把太太和家人照顧得很好，太太身體不好，經常看到他陪著太太去空軍醫院做復健。退伍越久我們兩個人越常聚在一起，坐下來品品小酒

回憶當年。我們從十五、十六歲相識，這段革命情感最是彌足珍貴；不過陳榮芳同學去年離世，人生無常叫人唏噓。

我十五歲從軍，如今已是七十六歲的老人，人生中最精華的黃金歲月都在軍中，半生戎馬，從未愧對職責，退休後，只希望家人朋友大家都平平安安，健康康康就好。雖然退伍金不多，幸虧太太安貧樂道，三個孩子也很爭氣，大學畢業後都有份好的工作，此刻思起，人生已無遺憾。

註釋

註一：火力射擊控制雷達，雷達內的計算機提供所有資料給「光學瞄準器」，使光圈隨著敵機的遠近改變它的角度及大小，提供飛行員射擊。

註二：是E-8C使用的射控雷達，配合APC-30火力射擊控制雷達的光學瞄準器，E-8C使用的射控雷達是A-14，它除了火控射擊外，還能夠用作地形顯示等其他用途，在當時是非常先進的射控雷達。

註三：軍用戰術空中導航系統，採用極座標體制定位，能在一種設備、一個頻道上同時測向和測距，是一種近程極座標式無線電導航系統。這種系統民國四十一年研製成功，有效距離為兩百九十二海里。